

唐書

十四

唐書

卷二十六之三十四

列傳

蕭瑀 鈞 嵩 華 復 悅 傲 遜 崇 岑 文本 義

長情 格輔元 虞世南 李百藥 蕭褚亮 劉孝孫

李道 李守素 姚思廉 琦班 令狐德棻 李延壽 恒

李仁實 蘇世長 嗣并 韋雲起 方質 孫伏伽

張玄素 于志寧 休烈 珠 龐巖 高季輔

張行成 易之 呂宗 長孫無忌 敬 孫 詮 順德

褚遂良 琴 韓瑗 來濟 恒 李義琰 業

義琛 上官儀 杜正倫 求仁 威 崔知溫 知悌

高智周 岳覽 郭正一 趙弘智 爽 章 崔敦礼

楊弘礼 弘武 元德 纂 盧承慶 齊 卿 劉祥道 齊賢

從一 李敬玄 元素 劉德威 審礼 廷景 廷嗣 昇

孫處約 佺 邢文偉 高子實 傅弈 呂才 方毅

陳子昂 王元兢 趙元 劉仁軌 裴行儉 光廷

棋 滑均 婁師德 崔義玄 神基 神慶 琳

楊再思 李昭 寶 懷貞 兢 宗 楚 客 晉 卿 紀 震 納

祝欽明 郭山 禕 王 璵

端望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天宮書其部得聖旨徵集舊籍

刺撰



蕭瑤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兒為隋晉
 王妃故入長安瑤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
 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
 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
 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
 妃為后而瑤寔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
 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
 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瑤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
 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瑤謀曰夷俗可賀敦
 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饋喻宜不戰而
 解又眾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
 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
 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瑤以謀撤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瑤乘
 未解時乃給恐我遂出瑤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瑤
 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其資田賜有功又擊走薛舉眾數萬高祖
 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主
 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瑤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筥
 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外御榻呼曰蕭郎瑤自力孜孜抑過繩違
 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貝之故
 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瑤為州
 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瑤曰隋季內史詔救多違外
 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
 尋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瑤
 關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瑤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
 至禋禘平進尚書曰右僕射七年以災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

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
望乘罅切詆辭言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
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三代有天
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
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建封之有明效也
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
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
人短意或褊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
言多黜瑀亦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
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
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
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
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
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

六八十五

周書卷之六十六

二

王元

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怒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怒之以介昔聞其
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
太保回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
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問讓乃入師坐然
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
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憤
臧否因為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
問請捨家為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為又足疾不入謁帝
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
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歛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
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子銳尚襄城公主為太常
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
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

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具諫議也謂
原死太常工爲官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常有漸雖附
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
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
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
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
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
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
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
善相謂象先日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
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洛州參軍事相彥範爲刺史待以
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
至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

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
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
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
將王君奭河龍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
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己牛仙童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
珪爲瓜州刺史戶樹碑塢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懾諸部
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聞示疑端替普果誅之使悉未明攻
瓜州守珪拒其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
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鬪迄晡乃
大潰斬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
又官一子恩顧第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
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
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亮
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

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
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
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
決弟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語當有
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
粉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
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
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詩
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為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
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為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
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為賊
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
留有詔即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

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秘書少監稍遷尚書
右丞擢河中首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
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
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復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
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
興五宗推主蔭為官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舉
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
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縉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
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
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
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
久乃拜兵部侍郎普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自統軍長史

謂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
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此舊兵今此悖亂當有同惡者雖
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為李楚琳所
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
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臣使參領帝
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
玷于危當懲又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
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詔諛阿匱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
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興元
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皋殺
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盡矣唯甄
善汰惡為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皋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
以皋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
指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
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命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
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
行此或可弟恐廢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
政事許之弟外尚部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外早卒主以女姦蠱事
再得罪廢諸子來逐醜地女為白主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
伎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
復望閭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
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實
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
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
吉甫數調發疲天下嘗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
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鏞薦為御史中丞鏞與令狐楚皆善俛
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龍姿徐國公穆宗立逐鏞議

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
憲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
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
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
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
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
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自有餉謝拒之
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
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
自請罷果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用播為鹽鐵
使後宰相俛自謂輔政綏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
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為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
都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文
宗即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
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即遷太子太

傳優詔褒尚開成初弟俛為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
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俛致之俛
終不起以壽卒母辜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
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
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
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
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
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
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
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志學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
妻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
害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失職

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為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
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做字悉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諫
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做封還詔書帝方作樂
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
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
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璣經略安南璣以其省免俄起為
壽州團練使做劾奏璣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
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做知
趣市還之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
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做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
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
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
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流遠去樹堤

唐書列傳二一六

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官人持兵柄做以鯁正
為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做領南
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做敕諸子繕補殘書
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囊笥合署伺
望得無蓄意以嫌乎做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
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
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
內外畏懼今孜拒黃巢以廩為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
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
給事中召不至卒

進字得聖真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
保衡聯第而進次女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保衡才下
諸儒勸薄之不甚齒獨呼進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為相

道罪繇起居舍人斥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暇若有人謂曰
公無恐子為公呵禦濟心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不幾保衡死召為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
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絳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
王鐸主貢舉而得造乃與鐸並任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造掖
起之帝喜曰造善事長大臣和子之幸也造曰不止以長乃鐸門
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造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
司空封楚國公造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
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維弛支詳在徐州引
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為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為
獲乾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為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
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
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其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
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官人手造即時叩延
英爭曰疑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暮安得
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
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
寵可多公卿無不附順唯造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他隨給備
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
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
間大臣造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
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
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造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
得復宗廟遺老殘民間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
王功為敕使之寵今茲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為脅君
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者
公其圖之造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掣制每三必涕數行下
使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還

無宜此致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邁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
未或利也致退曰我擇王為帝違者斬當何事乃立嗣襄王
而召邁作冊邁苦辭致更委鄭旨曰圖滋恨邁及還長安使昌圖
相煨罷邁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遠為偽臣即賜死其所實光啓三
年邁見柄任凡五暮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偽
署不得其死人為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莅事清挺選
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為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為元
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
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為第二而劾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
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匿里中與蔣沈
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
社及其後裔曰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
盛古未有也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岑文本李褚姚合狐列傳第二十七

唐書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待讀學龍圖閣學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館修撰臣等奉
敕撰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
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
辨對哀暢無所訕眾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
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
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絃文本說孝
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真主蕭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
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領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麇
驚馬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
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殷季輔公祐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
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
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
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
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吐筆待分口占
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
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
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修第舍冠諸王文
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喻
年為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日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等
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
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
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忠惠陪葬昭
陵始文本貴常自以與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帶事母以孝
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賊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
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
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

日一入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為中書今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曰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資錫饗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義從子長倩

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乃薦義為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言惟長倩為累久不進后曰義誠材何諉之拘即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

唐書列傳二十七

矣俄為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眾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義為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秘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為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持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脩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二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誅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為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聞亦開陳請

改皇嗣為武氏且為周家儲人后順許馮晉封戶五百加特進朝
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應之建請以武承嗣為皇
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元不署奏請切責
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
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為武威道行軍大惣管征吐蕃未
至召還下獄來後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阻勿通數千族謀反斬于
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
汧州俊儀人父虓仁仕隋為剡丞與同郡王孝述繫師元靖君亮
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人俊輔元擢明經累
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音事既持承嗣不可
逐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為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
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
太子注范畢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

唐書列傳二十七

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
不盥擲文章婉孌慕僕射徐陵陵白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
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比博學遣使至其家
護視召為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
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
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
晉二陸煬帝為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
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為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
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不改字文化及已弑帝
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
城為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為府參軍轉記室
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負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
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
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白朕與世

南商略古今有三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且左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為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經兩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囹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為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

唐書列傳二十一

陳明

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為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五岳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具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為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自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為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為腹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

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
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
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
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
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
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
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
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不得用金銀銅鐵
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
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早
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
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
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官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宮體
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

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
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
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
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
其法爲世秘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
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
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
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
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
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
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
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文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
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也

大驚馬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佚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
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龍衣父爵安平
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
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
奔西討為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戎會稽管崇亂城守
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
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
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
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
詔書輔公柘使殺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柘反授吏部侍郎或
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柘書乃解猶貶涇
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
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衣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
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蝶無度乃

唐書列傳二十一

六

卷一百一

作替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在
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為子
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
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
世顯為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
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
長樵廡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
釋之貞觀初為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
司列少常伯數豫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眾不敢對安
期進曰臣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
進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言所以人人爭禁默以
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
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為

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諡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彥仲又為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嘗言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惣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為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為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己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為斂瘞人皆義之後為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眾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幅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輔之益

唐書列傳二十七

七

章

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子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昂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推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

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為王世
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
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
卒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為齊王府屬李密據洛
口署記室密敗為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
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為著作佐郎東都
平為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為幽州長史
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母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
乃良家子為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
齡立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雋
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繒帛久之致仕加銀
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卒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
府舍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

唐書列傳二十七

宋明

東尚相酬對至此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
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
苟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
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
北遂為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寘嘗欲惟一於
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為漢王府參軍事以
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
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全又
崔祖濬脩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
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
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
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即嘗語隋
慨然歎曰姚思廉家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

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祖節義故有是贈王為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貞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辛九成宮思廉以為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為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陵孫壽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房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且太宗之尊表云

壽字令璋少孤撫昆媚友愛力學才辯授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秘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

唐書列傳二十七

九

九

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劾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壽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壽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壽族犯法不可為侍臣者壽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為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壽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為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壽按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壽為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

一級后封嵩山詔璿惣知儀注為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
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璿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
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食傳
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璿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
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珣豈待塗金為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盡
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
蜀吏貪暴璿擿發之無所容其奸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
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璿為兼之新都丞朱待
辟坐賊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璿據劔南有密告后者詔
璿窮按璿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
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入五十餘族
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璿獄不
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
葬贈越州都督諡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
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
書諫其二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
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
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
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
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
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絁足革舄齊高帝闌檻
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
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
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
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問往來皆有簿籍
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女奴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
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其

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祕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璿相繼去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為已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豈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為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摠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大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

大唐書列傳二十七

十一

五十一

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劼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璉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

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
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詆定
除秘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
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脩而王若而霸
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那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
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夫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
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至
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
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三王惑嬖色
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
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時
又有鄧世隆顧脩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鄧世隆者相
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戎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
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立先生棲白鹿

唐書列傳二十七

十一

陳仁

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顛便安禮等播
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太
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母有後疑改著作佐
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
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諫不許終著作郎
顧脩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祕書學士脩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
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
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
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
撰勞轉御史臺王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
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爲索虜北方指南爲
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

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峒德棻五世孫天寶未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徵時數從之游而峒博學有口辯綰為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峒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峒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夫寶實間名臣事多漏略拙干取弃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

奉用度峒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啟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蔽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擲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綠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拂顧命蓋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荅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峒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侍郎故峒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峒為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峒峒謝使者曰得公

手署垣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垣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
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
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
太子右庶子復為脩撰性慢且介人人與為怨孔述睿同脩史垣
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
戶口為己最實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為江西觀
察使按部及州垣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
映者至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
生前君不以此身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垣入謁從容步進不祿
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擿垣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
部貶衡州別駕刺史田敷垣門生也與垣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
半以賜給之在衡十年順宗立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
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
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辭
章皆治世華采而涕洟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
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
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
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唐書一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荅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輒然改容入隋為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為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弒發喪慟聞行路更為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襲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襲而誚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為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止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出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詔左右曰今日敗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

復朴素今乃即其官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
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為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
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
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
撻于塵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
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
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
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
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
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菓蔬諸利佐公上良
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
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二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

小六百八十八

唐書列傳二十八

二

何通

行來母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
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悖謝不能興輿遂第卒
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始良嗣為洛
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
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
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
常丞為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
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
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
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眾乃定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
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
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
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

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實參卑之徒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為替善大夫冕京兆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阜之兄羣對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貞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為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

唐書列傳二十八

王

侈未嘗更事持綠主壻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巨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竝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紆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閒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眾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

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此言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計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蓋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椎剽乘夜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忠釋此不圖而窺兵由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戒兵務農須關中安安士氣餘飽然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摠幽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制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太子

王頗母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荅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二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參軍

事盧雲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資賞以率土之
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立
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
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
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
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使不能也汎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
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
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
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待御史賜
帛三百匹初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技以示
羣臣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
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

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
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諛臣矣俛首嚙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
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
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
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
赦後乃欲流徙書曰穢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
蹠狗吠堯吠非其王今與陛下結交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
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
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
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
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
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
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
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

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為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為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問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里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嘗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為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導法曰亂乎？且萬乘之尊，身處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未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墜，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惟奏

唐書列傳二十八

六

朱有

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斂仍失，疲人望，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靈生意，未定柰何。營采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

陽妻劾二言即日西駕非不此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

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

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

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

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眾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龍襲亡

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

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為盛德今

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閒一拾取天下謂何帝顧房

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

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四魏徵名梗挺

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

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

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

今反以獵豷朱肱

然則探道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碑萬

分博選賢察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

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為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

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而為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

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

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殮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

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

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閒召代博奕不宜屢也

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王

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

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

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設豔嬖何足

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為察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
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槓狙擊危脫死嘗聞
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悅醜德日聞玄
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哥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
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
實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曰熾宗祀以
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
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
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王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
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踈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
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
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
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
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
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
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
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
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為民頃之召授朝
州刺史徒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
與孫伏伽在隋皆為令史太宗常問玄素官位所來深自羞汗褚
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
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為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
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
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
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
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
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
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
後者視前人之為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苦非言
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天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
根著于心而歸責立妻其何救哉此士儻辭不能傳六子諒矣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唐書一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直學士都侍郎在集賢館撰臣宋祁奉

救撰

于志寧字仲謚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爲太師燕國公父
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
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
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
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
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
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
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龍及刺
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惠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
志寧曰古者太子旣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
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

唐書列傳二十九

志寧

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
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
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
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
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
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龍彩飾於其間丁匠官
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
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
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下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
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
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
齊任鄧長顛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
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
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

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怨惡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往以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心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脩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為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葺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大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

唐書列傳二十九

余

吉此漢文創制為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日之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墮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墮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自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給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為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後復不能有所薦達也為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議

賜以巨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
本草尚矣今復脩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
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
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
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
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
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
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
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
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
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
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
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

唐書列傳二十九

李

寇讎安可貽以經與且吐蕃之性慄悍果使善學不回若達於書
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
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
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
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
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夫其情示不得已請
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疆征伐競興情僞於是平生
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
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
跡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
求哀啓願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
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
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揚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
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

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願卿
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
史籍燔毀休列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
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
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
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
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着
與同史任為等列表徙休列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脩撰以卑下
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
后休列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
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
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脩國史加禮儀使遷太
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
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眾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

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
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為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遺謁者
就第宣慰為儒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為翰林學士益天
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敷字蹈中擢進士
為秘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鄲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
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為元積李紳所厚
與蔣防俱薦為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為信州刺
史防汀州刺史敷封還詔書指紳意由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
太輕衆皆嗤譟逢吉乃厚敷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為宣歙觀察使
敷脩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為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運物以
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龐
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
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
和五年權京兆尹覆幹不阿貴勢然貪利薄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為吏父之調尉馬都尉鄭顥獨與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顯語琮曰子之美才不飾細行為眾所抑能為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二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為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示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為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卧家巢欲起為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汚賊遂害之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脩人居母志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為級今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眾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眾降授陟州摠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要累

唐列傳二十九

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以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絮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一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今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虧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代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可以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

帝子拜諸叔諸叔各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茲
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
踵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益
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鹽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
尚書監脩國史進爵菑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
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為宗正少卿視疾遣中
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謚曰憲官
給輜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
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為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為
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
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銑曰今選吏豈無才
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銑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
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

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
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
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
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
湯武得稷尚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
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
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
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眾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
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
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
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子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
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為
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
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曰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

四方盛德帝以為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
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
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詔
王公主參承起君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
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
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
身制荅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荅乃賜
官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柰何舍朕去
邪泣然涕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
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
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謚曰定弘道元年詔
配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頗習美姿製衣音技多所曉
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

唐書列傳二十一

李鼎

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
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
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棗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
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行藏為襄州刺史
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
宗與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
色親執轡蓋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
曆一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為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為令
乃引知名士間朝隱薛稷負生牛為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
雜侍樽博爭道為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
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
回庭中如仙去狀詞曰昔為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
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
等二十有六人撰一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

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為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顯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皇太子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為耐久朋后問孰為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辭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奏恕已參鞠而司刑正賈劼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贓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為不軌事然小人跡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

唐書列傳二十九

李瀚

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明狀神慶妄奏言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資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已首堪曾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唐書一百五

端巖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請奏尚書吏部待賢集賢殿脩撰官宋祁奉
敕撰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
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
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際已牙敗
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絀管蔡也遂俱入白王
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為子
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廩弗下得
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
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
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為皇太子
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
兄又少相友善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

唐書列傳三十

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歎血不取為失機取之失信
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
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
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
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
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聞舊之謂不順
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
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亢勲封一子郡公進冊司
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
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
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
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
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
管仲為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

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
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
蓋時屯共資其方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
同而監統一也元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
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房
玄齡為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
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
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
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
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國於
鄭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元忌等辭曰羣臣披荊棘事陛
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遠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
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為怨望朕
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

天九十三

列傳三十一

二

王

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
罷獨留元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
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元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
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元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
許汝矣空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
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
遂定以元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
欲立吳王恪元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
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
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元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
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真聞過公
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
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
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

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揔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三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劼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

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劼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安人構間殆不其然劼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英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數明日劼宗言无忌反明其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劼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一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急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

逆徒自承河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楊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沖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益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勳申書今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其親皆謫徒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宿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坐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為猗氏令无忌從父敬字休明隋煬帝為晉王敞以庫直從敗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籟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

貞觀初坐受賂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嘗侍旁與聞秘謀徒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為醜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毋喪解長老守關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梁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為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雋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已追至京屬吏訊榜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為占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順德仕隋為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為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

軍府上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終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
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
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
內省俄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
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
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柰
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
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為民歲餘帝聞功臣圖見其像憐之
遣字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為澤州刺史復爵邑順
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
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為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
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
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
弔之贈荊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

唐書列傳三十

五

張光

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為薛舉通事舍
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
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
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
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
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代山宗而慧輒見此天
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
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
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
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
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
矣帝曰朕行有三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
三斥遠惡人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

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且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柬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竝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曰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曰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无已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偃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偃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竝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

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曩俟斤耳因大兵北討湯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為餘寇不可以無酋長故翊書曰鼓毒縣立為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許為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為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為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二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使東遂良懼上言臣請壁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計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三慎將付銳兵十萬翔薈雲朝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擢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墟士八臣氣力未衰可驅策

唐書列傳二

李勣

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使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郟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諱不可帝志取西域實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帝崩高宗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為刑部尚書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兼太子少師高宗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兼太子少師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

寧以遂良入或謂元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
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
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
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
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
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
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托惟
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此笏而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
殺此獠元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
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
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
不可少曠且遣僕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元忌立
勣勳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元忌二人在陛下方草

唐書列傳之一

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極則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元忌
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
乞陛下哀憐帝昏孺率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
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元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置貶子彥
甫彥冲恠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
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為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
駢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一孫柎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
陽翟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失大
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撓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
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三周律其
屬三千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
開皇律且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穎川縣公
瑗以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

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
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
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
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
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
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百日論事
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鹿吏冊哉遭厚謗醜言指陛
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况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
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
過邪瑗曰遂良杜稷臣蒼蠅點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
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
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
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
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元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
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
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
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
為鳳鳴朝陽

貞觀列傳三

九

李詢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難闔門死
之濟幼得免轉側依離而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
貞觀中參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
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
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為之兼崇賢館
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脩
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
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妣開雎之
化爰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

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瑋諫妃有

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

懷反反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瑋濟等益懼顯慶初

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

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

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

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

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

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摠兵拒

之謂其眾曰吾嘗絀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

馳賊沒焉年五十二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

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

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

不可異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

唐言行錄卷二十一

十

徐滄光

調濟遠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異母

兄恒上元中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

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

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

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

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

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

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內罪

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

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

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仕為之尉且

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取既

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為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關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武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技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琛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高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為相

唐書列傳三十一

十一

二十一

人今有仁政縣為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為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為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為沙門服竈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橐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為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道羽鶴鷺豈雍州判估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將廢為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為陳王時儀為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

逐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蜀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為昭容追贈儀為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逐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瓊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些乎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杜正倫高郭趙楊盧三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唐書二百六

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直學士尚書左丞郎中兼秘書監丞兼修撰臣本朝奉
救撰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
秀才比日高第為世欽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
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
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姬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
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
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二言失非止損百
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
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具刀四者謂曰我聞神龍
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
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
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

唐書列傳三十一

李相

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
慎之勛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
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王不可
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進直言
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
左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
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徒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
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
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為穀州刺史再
貶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涿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
慶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
支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於義府
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義府族也晚附正倫
擁義府勢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怒

之出正倫為橫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
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杜
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
血閼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
恭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
子以兄子志靜為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求仁有雅才永溥
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為黜令與徐勣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
于難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咸監軍出討賊保
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早暑風
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
史出為汾州長史開元中為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臨陵人仕為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
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
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為言乃止知溫固請跡十五報卒徙河北

唐書列傳三十一

卷三十一

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
曰初徙且怨公公今地膏腴眾孽夥更荷公恩比再拜四遷蘭州刺
史党項羌三萬人寇州兵寡眾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設備羌
全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眾善才欲遂窮追
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有變
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
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
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
承之開元時為工部尚書諤之為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
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
處俊李勣立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勣立以忠勤見表遷尚
書丞承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旬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
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遺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祖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承均取

俸民安其北刻石頌美入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嘗覆復齊語

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東言與司文郎中權散司經大

夫王具儒並為侍讀得告還鄉生嘆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即

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邛先見諸生質經義以政

得失既乃錄獄訟考耕餉勤墮為常遷正諫大夫蕃門侍郎儀

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溫劉景先脩

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蒞久之能為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

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去位高宗美其既授右散騎

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州都督諡曰定智周始與郝處

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預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

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

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

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未躋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

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

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

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口李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

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妻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

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與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為書以

貽其副云挺之卒洌兄弟廬墓於植松栢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

汝南公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耶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一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

士永隆中遷秘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

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

貞觀中書侍郎執政文明習故志才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

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

寇師數出坐費糧實近討則喪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

唐書列傳三十一

二

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嘗
罷為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為周興
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
通書傳仕隋為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為詹事府生
溥太宗時豫論謨錄勤繇太子舍人道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
移病出為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
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
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為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
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孝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
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為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
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
國子祭酒仍為學士卒年八十二謚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
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

歷襄陽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

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闕旬卜人秦謝為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
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
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於安墓
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為出涕云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為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
為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
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虜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
問朝廷事敦禮不為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權
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為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銀
輯曰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
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
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光
會事授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舍兼

檢校太子詹事以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復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文感不咸表其必亂文感誅父岳繫長安獄場帝使赦之止至岳已死高祖即位以素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大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副大摠管破虜密殺焉老日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滕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脩謹永徵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帝嘗讓曰少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無它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元禧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文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自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袁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變

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謚曰恭纂從子昉或
后時爲肅機字文化及子訢治先蔭昉方食未即判遽曰肅機而
未食庸知天下有兔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弒隋主子訢隋
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
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范
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奏
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尺版
承慶敘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
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曰朕
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高宗永徽時坐事貶
簡州司馬閔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
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
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

猶朝有暮五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
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
曰定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
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
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
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
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白長安尉盧
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文崔湜咸陽丞倪若水整屋尉田崇璧新
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入及拜幽州刺史而張
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
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
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舍人典機密
以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

先爵樂平縣男唐公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業最有所
不及研諦林甫建議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
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
隨才銓錄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
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既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
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
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
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
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
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
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在充補况
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
選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選
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

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序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朱周也四
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
加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
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
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自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
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取前
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
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
流者衆爲官人敝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
進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虧歛累歎奏
曰爲毋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
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
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示封泰山有司請入常例

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
百九卿為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
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
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贈幽州
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縣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
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鵠可捕取帝曰齊
賢豈捕鵠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脩國史永淳元
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為侍中辨炎不反后怒
左遷普州刺史道賢吉州長史永昌中為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
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
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
中直外世以為罕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為常
袞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為元帥判官德
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
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材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
為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勣立亳州誰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
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敕然造請不憚寒
暑許劼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
子右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貞
外郎張仁禕有敏才勣立委以曹事仁禕為造姓曆狀式銓簿錯
鍵周密病心太勞死勣立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官寔多
惟劼立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
訴者口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
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
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勣立廉知之擢為鄭州司功
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按率若此咸身之
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

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取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之數持異由是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之不可敬之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彊臣以不能帝狀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摠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為先鋒虜勇敬之按軍自如審禮戰歿尚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渚莫能前賊屯高厭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之始是至鄯州又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揚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耶令孫紳別傳敬之弟元素為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

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為少損更以私財助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武懿宗所構與慕容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兒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劔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摠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摠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為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寔密各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實見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

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為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和睦為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問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嘆服除當龍驤爵讓其弟不聽負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閨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李勣之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勣之迫撓不前審禮敗為虜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詔闕待罪請以贖有詔審禮殉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

唐書列傳二十一

十一

全

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衄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二部尚書謚曰信延景字冬自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寃之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為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又善草隸審禮從弟延嗣為潤州司馬徐勣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勣業邀以降延嗣曰吾世家因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為宗族羞勣業怒將斬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勣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裁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

數上書切諫王誅帝得其書咨嘆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今此
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譏勞數
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
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硯楷
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楷
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介願出天子賜明不欺
佺掣取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
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
所殺之

邢文偉涿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
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即減膳上書曰古者
太子旣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
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

唐書列傳三十一

十一

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
天資使濬哲文明哉今史旣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
荅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
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廢
學緒觀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
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見此直臣也
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
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
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
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摠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
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
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
人心變風俗未出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妓賦
抵罪文偉筆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憐自經死

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秘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為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為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為謀主書疏往返因結諸王內應謀泄坐死

社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讀圖閣學士朝請舍尚書省都待郎之集賢館撰吳郡奉

敕撰

傅奕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熒惑
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
井乃為災諒怒俄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
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
術宦薦奕自代奕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為恨於是人多
儉仁罪奕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
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汧禹弗行舜
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
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
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壑傷弓之鳥
驚曲木沉天下又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

六十七

六

方

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威德之隆此其時也然
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
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
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
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
鈐吏茲公卿舉不為然奕獨是之為眾沮訛不得行武德七年上
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
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
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
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
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
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
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
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熒惑幽王能亡

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或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弈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弈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荅但合瓜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見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問醫嘗忽酣卧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乎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僦葬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且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詛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剟其三篇上宅篇曰易稱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勢周時有
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
角也徵也羽也以為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言凶然言皆不類
如張王為商辛庚為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為宮趙為角則又不
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
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
族者寔多外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鄭郟本之姬姓
孔務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未
異叵為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
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官兩角徵羽相管攝也祿
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
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
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因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豈建祿而
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余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

原書曰列傳三十一

人天人之交如影響音有夏多罪天命勅絕宋景脩德妖妖退舍學
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息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
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麻陽成湖不共何魁蜀
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
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
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借驛馬身尅驛馬三
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為人尪弱蹇陋而詩言莊公曰猗
嗟昌兮頌而長兮美目揚兮功趨踰兮唯向命物法當壽而公
薨止四十五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
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馬三
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為絕無始有終老而吉又
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十
月七日平且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無
老而吉武帝即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考

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為背祿命與驛馬三刑身歿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禮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三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元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為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死負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其謀及上盜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千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為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天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為赴弔遠近

唐書列傳三十一

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末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已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躬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脩促子姓蕃

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祚孫

有後子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教絕祀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葬有
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為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北趙
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小墓
為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姓不
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葬而終否者子文為令尹三仕
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也故
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為葬巫所欺忘擗
踴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坐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辰日
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蜀不得臨壙吉服避送其親詭敦禮俗不
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指擢太常
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豫脩書及著述甚多子方毅
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兒奇之賜束帛長為右衛鎧曹參
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路
隅世共哀之

唐書列傳三十一

五

包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
弟競豪桀梁武帝命為郡司馬父元勣世高貴歲飢出粟萬石賑
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不博
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筋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
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丁昂盛言東都勝豈可營山陵上書曰
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為固而天下服者以此假胡死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
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贏糧北丁十五
乘寒歲月奔命秦之首生不完所餘獨三輔閒耳頃遭荒饑百
姓存飢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
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田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
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糶糶
之眾興數萬之軍調發近

以督扶稚老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

無時何望有秋彫眚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搆
挺叫嗔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薤薶蒼梧禹葬會稽
豈愛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
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
崇秀北對嵩邱右躬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
以加且太原層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鷹鼠
竊狗盜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過之武后
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
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大
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
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
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
於是著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
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

唐書列傳三二

六

李松

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
辰考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地震怒
山川神鬼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
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
常苛匿暴虐詎黷天地川豕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
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
鑿渠使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
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
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
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自正首也昔者天皇帝攬
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照殆留
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
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且日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
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

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
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
月之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焉
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
以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官非
祀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
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葺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
太學及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
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
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
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
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
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今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
出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

官書列傳三十二

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菽暴
不逞知所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
禦智足以昭姦效者然後以為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
今使臣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
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
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眾
推者曰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接
以節目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
曉者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
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直小鮮而數撓之矣其
二三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
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
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一家與
表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前尉但計資考不求其良有

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器然相誘矣殺于骨而不變也故庸人皆
縣令教化之陵遲爾不甚哉其二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
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
於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朔南盡河隴山東
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
蓋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
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
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
桑以息疲民繼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
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
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
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
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
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

唐書列傳三十一

章

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
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
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
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
名足以慰其西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
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
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
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我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
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
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
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汝與則安北不
全甘涼以往躋以待陷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
也且夷狄代有雄桀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眾將係與此
國家大計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

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我
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
地也當九姓南逼吐蕃茲回不測伺我邊疆故甘州地廣粟多左
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
仰其餉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
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
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彊盛以振其入今甘州積粟
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
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
餉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
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龍表吐蕃子昂上
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
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
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

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勘立
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迺欲建李
處一爲上將驅疲兵龍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
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
力士棧褒斜鑿金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
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
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
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
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
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
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茲盜
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賊
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二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具其賊已
獲萬今得非有茲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旣孱不

兵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
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
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
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生人疲
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主亂又
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與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
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
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
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
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
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
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
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
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深蕩羣罪天下蒙慶

唐書列傳三十一

章

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峻鉤捕支黨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
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
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洽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
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
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
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
廉者憎貪貪信者疾僞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隼
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
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
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
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煙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
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
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
周用茂鸞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願

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
食在人人不可以噎而止殮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
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主而能容魏徵之直今
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
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
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懸棺節勵
勦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
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
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穴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
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
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
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
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
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教召

唐書列傳三十一

陳

見問政事論亦諄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
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
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
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
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
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
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
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
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
父喪廬冢次母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言思欲害子
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
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福躁然
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
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

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欒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揚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上敬公等大臣不宜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為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嘗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挾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辯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搢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瓌等共謚昭夷先生

四百廿六

唐書列傳三十二

十一

三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汗漫之也鼓冒者不見泰山龍聳者不聞雷霆子昂之于言其龍聳鼓冒歟

傅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劉裴婁列傳第三十三

唐書一百八

讀史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吏部侍郎元集賢殿脩撰宋祁奉
敕撰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稟為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很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讓仁軌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為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饒十一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舩果覆沒坐免官白

唐書列傳第三十三

海中

衣隨軍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撫納殘黨文度死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統文度之眾并發新羅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任存城既而福信殺道琛并其眾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則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者得專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薛豎跳梁土方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虜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真峴城仁軌夜督新羅兵薄城拔城比

明入之遂通新羅饒道而豐果龍殺福信遣使至高麗倭丐援會
詔遣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諸將議所
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盍先擊之仁軌曰兵法避實擊虛加林險
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留城賊巢穴羣凶取之若克之諸城
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與杜爽扶餘隆縣
熊津白江會之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扶
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其眾與倭人
降獨翁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定方被百濟酋領沙吒相如
黑齒常之嘯亡散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界
取任存自効即給鎧仗糧糈仁師曰夷秋野心難信若受甲濟粟
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運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
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再被亂殪屍如莽仁軌始命瘞埋弔祭焉
嘗復戶版署官吏開道路營聚落復防堰賑貧貸之勸課耕種為

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勞曰
若本武將軍中奏請皆有文理何道而然對曰仁軌之辭非臣所
能帝歎賞之超進仁軌六階真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資妻
子爾璽書褒勉先是自觀水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
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平壤有功者皆不甄
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以財參逐率得避免所募皆儻
劣寒備無闕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
隆使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為熊津都督時劉仁願為卑列道摠管
詔率兵度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
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
之不如留舊兵畢獲等級遣還仁軌當留未可去仁願不可曰吾
但知準詔耳仁軌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使
宜願留屯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
將富貴此翁邪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當前平遼

海頌示、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僭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為大司憲遷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為熊津道安撫大使兼領江道摠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進金紫光祿大夫聽政仕俄召為龍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咸亨五年為雞林道大摠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瓠蘆河攻大鎮七里城破之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仍知政事吐蕃入寇命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大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齋兩書慰勉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死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

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表異式所幼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然官田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河奏請機急多為中書令李勣立抑卻仁軌乃表勣立為帥以代己果覆其眾裴炎下獄仁軌方留守京師即將姜嗣宗以使來因語炎事且曰炎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知邪曰知及還表嗣宗知炎反狀不告武后怒拉殺之子濟官太子舍人垂世中為酷吏所殺中宗即位以仁軌有東宮舊恩再贈司空濟子晃開元中為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謚曰文獻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七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無可交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

為國家憂從此始與長孫无忌褚遂良祕議大理丞瑜摛語
噶儀母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督西域諸
國多慕義歸附召為司文少卿遷吏部侍郎與李勣立馬載同典
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片降
資擬高下為故事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
柔州右軍並受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
媯副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托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吐蕃
叛換方熾勢立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死
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
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徑莫
賀延磧風磔書其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
遠眾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
眾皆驚以為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募徒千餘人
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且駐軍須秋都文規知之不設備行儉

唐書列傳三十三

徐石四鎮酋長偽約敗謂曰吾念此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者於
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
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閑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
支本與遮旬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
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是日傳契筭前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
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庭圍籠衣遮旬道獲遮旬使者釋之俾前往
諭其主并言都支已禽狀遮旬乃降悉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
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
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
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單于管二十四州叛應
之眾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係踵詔行儉為定襄
道行軍大總管計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眉道務部兵
十八萬合三軍程務挺東軍李支陳等摠三十餘萬嶺戍亘千里
行險咸節制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

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車廣陌刀勁弩以羸兵
挽進文伏精兵踵其後虜乘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
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壘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
去女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古營所水深丈餘
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
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偽可汗泥
熱匄為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秦職而還餘黨走狼山
行儉既還阿史那伏念偽稱可汗復與溫傳合明年行儉還摠諸
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
且請縛傳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斤侯
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佗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救嚴
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帝悅遣戶部尚書
崔知侑勞軍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建言伏念
為程務挺張虔勗脅逐又磧北回紇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伏念及
溫博於都市行儉之功不錄封聞喜縣公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
今恥之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
厥車薄叛復為金牙道大惣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謚
曰獻詔皇太子遣官護視家事子孫能自立乃傳中宗即位再贈
楊州大都督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祕舞
其法資物良厚行儉每日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
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又
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
去不復傳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
蘇味道王勣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勣立盛稱王勃楊炯盧照
鄰賂賔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
等雖有才而浮躁術露豈真爵祿者哉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皆
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智王方翼等金毗劉

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帶之類為世名將廉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賞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紹還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匄獲環寶貝不貲黃西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碼碯盤廣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帝賜都支資產血金三千餘物橐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泊麾下數口輒盡

子光廷

光廷字連城早孤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為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郢州司馬開元中擢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賞交游雖驟歷臺省有入夫之許既而以職業稱議者更推之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

唐書列傳三十三

六

三

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贅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然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遷黃門侍郎尋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嵯山往則維城前軌二篇獻之手制褒美詔皇太子諸王於光順門見光廷謝所以規諷意光廷又引壽安承太子融拾遺張琪著作佐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脩經光廷等作傳書久不就時右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自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十本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年五十八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以資考兵而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授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

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撓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
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
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于
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
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爲希高意帝
間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子植以蔭仕累遷起
居郎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植陳申生戾園禍以諫
玄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植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
臣一言而荷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俄授
祠部員外郎卒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治
行賜金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卒謚曰節子均

均字君齊以明經爲諸旣尉數從使府辟硤硤以才顯張建封鎮
濠壽表團練判官時李希烈以淮蔡叛建封扞賊均參贊之以勞
加上柱國襲正平縣男遷累膳部郎中擢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就

荆南節度使

一

本

拜荆南節度使劉闢叛先騷黔平脅荆楚以固首尾均發精甲三
千逆擊之賊望風奔却加檢校吏部尚書初均與崔太素俱事中
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卧内自謂待已至厚徐觀後榻有
類伸者乃均也德宗以均任方鎮欲遂相之諫官李約上疏斥均
爲文場養子不可汗台輔乃止元和三年入爲尚書右僕射判度
支上日唱授按送印皆尚書郎爲之文武四品五品郎官御史拜
廷下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階答拜時以爲禮太重俄檢校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累封郇國公以財交權
倖任將相凡十餘年荒縱無法度卒年六十二贈司空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
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詎論僚吏哉上元初爲監察
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沒師德奉使收敗三於洮河因使吐
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
害虜爲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

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石以饒給無轉讓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召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臺平章事後嘗謂師德師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為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與武懿宗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更封譙縣子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摠管九月卒于曹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葬給往還儀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遠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絜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摠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無適莫方酷吏殘執為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崔楊竇宗祝王列傳第三十四

唐書一百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高書鄭師郎充纂錄館撰宋祁奉
救撰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君漢為密守柏崖義玄見羣臣度河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玄為司馬王世充將高毗寇河內義玄擊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充數用其謀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用是能幻眾自稱文佳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睦州攻歙歙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徒爭言

碩真

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眾兇懼不肯用司功參軍崔玄籍曰

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執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先鋒而自統

眾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救去之由是眾為用斬首數百級降其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玄有章句學先儒疑繆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為皇后義玄贊帝決又以后百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為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酷吏所構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為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后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已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今授卿宜知所以采女重者乃親為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

錢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昂貴擾神慶質其非于朝采
豪猾妄為之后喜下制襄大初州隔汾為東西二城神慶跨水聯
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于神基既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
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為申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
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
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五品
以上佩龜者蓋防微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
子用王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
長無悔文足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官非朝朝望而別喚者請降墨
敕王契詔可尋詔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劾張
昌宗得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緣
昌宗被流者皆詔原宥詔神慶幽州都督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
中與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
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
潘肅聞之泣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
自與盜車謁大明宮冠蓋盈門相望每歲時宴千家以一榻置坊
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瑶俱列榮戟出號三戟
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
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
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
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為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合
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次霽君謝再思曰而苦負故至此囊中
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為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
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
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
與尊何自屈折荅曰世終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五軀於時水

關坊門以襪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吐牛不前患曰癡宰相不能
和陰陽而開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
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
后意申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平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
餌而愈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
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為長社令士愈坐謀易
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
欣然前剖穀綴巾上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
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華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
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
改侍中鄭國公賜實封戶三百為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
王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為冤復拜
中書令監脩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贈特進并州大都
督陪葬乾陵謚曰恭弟季昭中茂才第為殿中侍御史武后誅尉
馬都尉薛紹紹兄顛為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
于沙州赦還為懷州司馬

竇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立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為輿馬豪侈事
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史神龍中進左御史
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
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竇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
韋后乳媪王所謂苦國夫人者故繼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
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婿為阿翁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
阿翁而人或謂為國翁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時政令多門亦尉由
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言室多而縣辦古對曰辦於異日問
其故答曰健吏在僥倖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
等以取貴位為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賊儀
司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闕月遷左

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侍中方太平公主
干政懷貞傾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為金仙
王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
作族弟維盜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
雜則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平不荅督繕益急時語曰前作后
國奢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歲無所事帝引
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張說皆罷為左御史大夫
干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為安國寺收
不許踰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脩國史又以尚書
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
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毒氏然
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詭
詐善諧結權貴官者用事尤所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為之禮監察
御史魏傳弓嫉中人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
奈何繩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止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悔

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蹇士也終司農丞懷貞從子兢
字思慎舉明經為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調郵令脩郵舍道路設
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梁二入隋
居河東之汾陰故為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府與謝偃等撰括地
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明皙美須鬚及進士第累遷戶
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勸武后革命進為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
兵後兄弟並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
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營第僭
侈過度為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稍為
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姦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為太僕卿郢國公
武三思引為兵部尚書以晉卿為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郢

被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極楚安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二品韋后
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安
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突忠節賂楚安客等罷之安葛怨將兵患
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安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
國取怨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
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安乃厲色大言性忠
鯁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安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
世謂帝為和事夫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安性明
達武后時降突厥水貫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
敦反楚安為兵部員外郎后召問方略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
其為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
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為之然無能為俄而夏州表默子劫
部落北奔為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亶請築三城議者或不同
獨楚安言萬世利也然冒于權利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
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
八大皇再以陛下為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為皇太子是
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
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韋歌應
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
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九日內出瑞霭八也起則天為二世聖朝為
二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大
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安等欺神誣君且有大咎又嘗密
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
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卒以敗晉卿疑貌雄偉聲如鍾雖
不學然性倜儻垂拱後武后任之宮苑閑殿內外眾作無不摠開
中嶽造明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為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
使通三思繇是款昵進為太府卿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

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
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
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緝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
疑異門人張後僧旣顯官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
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拜
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
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
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相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皆從受
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匡親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申
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
山惲陰迎皇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
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正存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
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
后裸獻則贊璫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
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尚助況天地哉闕狄之上禕禩狄三服
皆以助祭知禕衣助大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衮冕先公鷩冕故
后助祭亦以禕衣祭先王禩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
彼反三隅也春秋外傳禕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春其粢出婦
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
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荅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且助祭
臣請因經誼制儀典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
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
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景直共議曰周
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
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
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鬱鬱人大祭祀與

量人受舉筭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瑞爵容廟稱大祭祀也
欽明据太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祇
享大鬼帥執事而上宿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饗奉玉齊制大號若
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
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
不列重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
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為宗廟明甚內司服掌后祭服
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
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良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
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无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
無聞焉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拊犁帝奪政事即傳欽明議帝果
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與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奉豆邊禮成詔
齋娘有夫者悉進宮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
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眊目左右顧眄帝大笑

唐書列傳二十四

楊鴻

史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
劾奏欽明山暉等腐懦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
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乃貶欽明
饒州刺史山暉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孝免無
以澡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
都督入為崇文館學士卒山暉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
子司業帝昵宴近臣及脩文學士詔編為伎工部尚書張錫為談
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為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為黃麾舞給
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黷而山暉奏無
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
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咨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
能終其守久之復拜國子司業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說聖僻說引豔妻郊見上
腥德播聞享昨不終蓋與少正卯傾非而澤莊周以詩書破

臣科獨保腰領死家箕貫寧不幸邪後之託儒爲姦者且少戒云
王璵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
仙事廣脩祠祭靡神不祈璵上言請築壇東郊祀青帝天子入其
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櫻枝
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
事至是璵乃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龍乾元二年
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
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旣驟得政中外悵
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
皆不豫太上建言某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
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黠以
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
門鏽不啓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下衆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
餘萬因遣還中人旣以間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爲刑
部尚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
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懷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
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
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
婆交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
戶帛除人即義扶谷故湫祠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
歲饑人不堪命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
推之尊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未
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三祭此不宜
然婆交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
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
產若三百五帝道君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彝禮此復營造
是謂濫以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即種桑
殖等勳畝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權營罔天

聽負抱深糶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災孽並至臣昨受命
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興造臣謹以便宜悉傳帝從之鎮
沆慨有名士也仕至司門郎中璵曾孫博別傳

唐列傳第三十四



唐列傳第三十四

七

七



